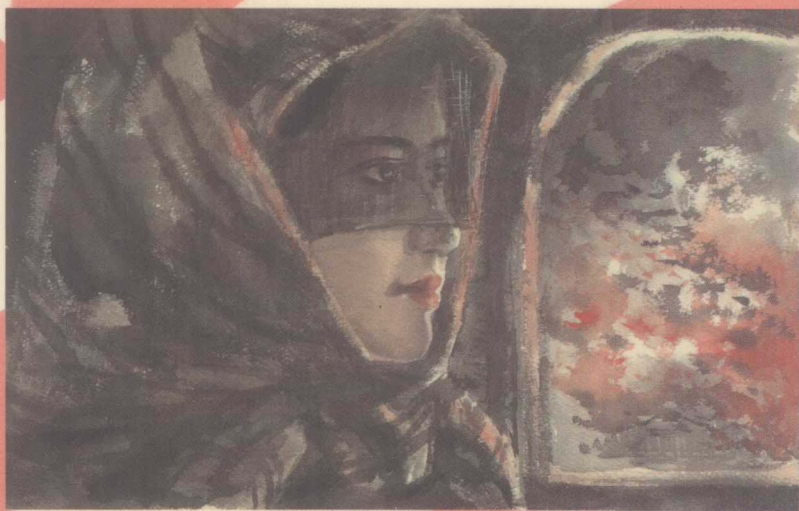


長篇小說

阿彩夫人

LADY AH TOY

鍾毓材 著



《淘金夢土》三部曲之一
《THE DREAMLAND OF GOLD》 I

長篇小說

阿彩夫人

LADY AH TO

鍾毓材 著



《淘金夢土》三部曲之一
《THE DREAMLAND OF GOLD》I

日月星製作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阿彩夫人 《淘金夢土》之一

作 者：鍾毓材

封面設計

插 圖：何捷忠

總 編 輯：伍素嫻

總 經 理：沈慧淑

出 版：日月星製作公司

九龍深水埗欽州街 65—71 號榮業商業大廈 1001 室

電話：2635—9981 2850—6667

傳真：2635—9480 2851—0014

植字排版：廣西梧州市雲山工作室

(0774) 2822791

印 刷：太和印刷公司

香港鰂魚涌華蘭路 14 號益新工作大廈 18 字樓 B 座

電話：25648448 傳真：25657443

版 次：一九九六年十月

國際書號：ISBN 962—944—001—6

定 價：全套三冊 港幣 145.00

序

王 蒙

當我們說鍾毓材先生愛好文學的時候，我們會感到『愛好』這兩個字不足以說明問題的本質。一個人可以愛好游泳，可以愛好美酒，可以愛好跳舞，也可以愛好積攢錢財。但是愛好文學總是有些個不同：它給予你的不僅是某種愉悅，某種滿足，而且更是一種莊嚴，一種壓力，一種挑戰和一連串追問。它要求的與其說是興趣，不如說是獻身、意志和某種難能和品質。它提供的與其說是利益和享受，不如說是困擾和自我較量，是折磨却也是一種無比的精神上的充實和不斷更新。

當我們說文學是一個夢，哪怕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夢的時候，也覺得對於鍾毓材先生來說，夢這個字無論如何也是不貼切的。

它太輕飄了。鍾先生已經過了傷感溫情想入非非大做文學夢的年紀，已經不會去附庸追星族去夢幻一個作家的名聲，已經不會不識愁滋味，爲賦新詩強說愁了。他曾經是出生在印尼的華僑子弟，他曾經是熱血沸騰的愛國歸國少年，他再次去國，奮斗在香港、美國、泰國，遍歷各種政治風雲和商海浮沉，他的商務活動十分繁忙也頗爲成功。然而他仍然不能忘懷文學，不能忘懷『火紅的鑄造利劍和理想的世紀』，不能忘懷自己的對於文學的痴誠追求。這不能再說是夢了，這是人生的一種結晶，是走了一圈，又靠近了出發點的一條軌道，是一種精神的依托，是對於人生和世紀的種種苦惱的一個勉强的回答。如果我們把一個人的幾十年的奮鬥和事務上的成就比喻作『畫龍』，那麼他在實際的艱巨的人生奮鬥的同時，捧獻出來的他的小說作品便是他的『點睛』。

鍾毓材先生的新作，包括《阿彩夫人》《黃紅故事》《大地主人》三部曲的長篇小說《淘金夢土》完成了，篇幅巨大，內容新奇，濃墨

重彩，波譎雲詭，給人以深刻的印象。這本書凝結了巨大的勞動，即使是職業作家寫這樣的大部頭亦殊非易事，你無法相信這是鍾先生『業餘』創作的果實。作者對於文學事業是何等地忠誠執著！它集中表現了華人在美國開發過程中的貢獻、艱難和傳奇式的遭遇。當年的華工——豬仔，歷盡屈辱、歧視和非人的惡劣生活條件與折磨，但他們同樣是英雄輩出的中華兒女的一部分，他們同樣是勤勞勇敢，頑強奮鬥的中華后裔，他們一方面與各種迫害、歧視、追殺作斗争，一方面在美國荒原上赤手空拳，獨闢天下，站住脚跟，戰天鬥地，建立功勳，為開發美國西部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從國內的小說創作來說，這也算是填補了一個空白，使我們的文學畫廊中又增加了遠離家鄉，『淘金』海外，身處異域，魂歸中華的命運特殊的一群。從鍾先生的選材和他的比較重戲劇性和畫面感的寫法上，我們可以了解到最初作為電影劇本來寫的初衷，更可以想象他自己的人生經驗的戲劇性與多樣性。時代不同了處境也十分兩樣，但是可以想像毓材在自己的經歷

中尋找到了、發現了與早年間美國本部的華人新移民之間的共同的東西。傳奇性的故事中自有作者的真情實感。這也正是本書的動人之處。我祝賀他的新作的問世，我贊美他這種腳踏實地地勞作和不忘情於寫作的精神，我希望他能全面豐收，在各方面都取得新的巨大的成就。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献词

本人懷着萬分崇敬的心情，僅以長篇小說《淘金夢土》三部曲：《阿彩夫人》、《黃紅故事》和《大地主人》獻給一百五十年前被賣豬仔到金山的萬千華工的英靈。這些沒有姓氏的阿字輩先僑被美國人稱為拖着豬尾巴（長辮子）的『異類』、『怪物』、『蒙古八爪魚』，受盡非人的悲慘遭遇和迫害；他們被嘲笑污辱，被屠殺、被燒死、被問吊、被驅逐回大海……別以為這些卑微的可憐的平凡的人們猶如螻蛄般被人踐踏踩死，不，他們却在他鄉異邦用淚和血譜寫出炎黃子孫悲壯的故事；他們倒下去，挺拔起中國人筆直的脊梁。他們的屍骨早已灰飛煙滅，沒有留下姓名，但是那種善良、勤奮、合群、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他們對美國早期開拓歷史所創造的功業却永存在北美洲的大地之上，與歲月同在，與日月同輝。

一九九五年 初秋

香江河畔，獅子山下

作者

序 曲

公元一八四八年一月廿四日，一個名叫詹姆斯·馬歇爾的蘇格蘭木匠，偶然在加利福尼亞薩克拉門托河附近的一條水溝裏發現閃爍的金粒和小金片，是品質優良的砂金。一夜之間，這消息驚動了世界。美國加利福尼亞成為冒險家、探險家的天堂，淘金的人從四面八方湧進來，其中也有來自東方神秘大國的南方子民；於是有了有一百四十七年前數以萬計的華工飄洋過海到金山淘金的血淚歷史。

『金山歌謠』這麼唱道：

茫茫海天闊，金山路遙遙，
離鄉人低賤，血灑淘金潮。

可憐漂泊兒，眼淚一筐筐，
幾人能榮歸，幾人把魂招？

黃金亮，黃金多，世人都說黃金好，

福禍起，罪惡生，相爭却把白骨拋；
萬里外，關鄉夢，杜鵑啼血無歸路，
慈母盼，妻兒守，淚眼空看鳥回巢。

茫茫海天闊，金山路遙遙，
離鄉人低賤，血灑淘金潮。
可憐漂泊兒，眼淚一筐筐，
幾人能榮歸，幾人把魂招？

阿彩夫人的故事由此開始……

公元一八四九年的五月。

浩瀚的太平洋上，波濤萬里。三枝桅船『巴哥尼亞號』在風浪裏緩慢地漂航。

船艙裏昏暗、骯髒，空氣污濁。一百多人擁擠在這吵雜的船艙裏。船已在海上漂航了三十多天，這群被賣豬仔的人們，盡管懷着美麗的淘金夢，此時這刻已

經被浪濤的顛簸、饑餓和疾病折磨得疲憊不堪，大多數的人只能躺在那裏殘喘苟活着，彷彿等待死神的來臨。船艙的一角，堆滿唐山雜貨。木箱裝的有蠟燭、絲綢、瓷具碗碟。麻布袋裝的有米、鹹魚海味。竹籠裏的豬、鴨、山雞、孔雀，各種叫聲不時混雜在一起，嘈雜得叫人心煩意亂。各種氣味聚集在船艙裏，發散出嘔心的味道。

艙裏的人，來自珠江三角洲不同地方的人。大多數都是善良的貧苦出身的農民。其中有商人、讀書人，也有游手好閑的流氓地痞。阿亮，是鄉間中醫，卅來歲，高高瘦瘦，沉默寡言，終日躺在那裏看『本草綱目』。和他一起的是廿六、七年紀胖胖的阿勝，是個小商人，他圓臉上老堆起和善的笑容，喜愛拉二胡，時坐在那裏拉着，哼兩句：

離妻別爹娘，

生死難相逢。

……

另一幫，來自同一鄉的四個人。卅歲的阿雄，身體健碩，方臉，滿面橫肉，惡聲惡氣的，為人霸道。廿九歲的阿泰，三角眼，馬臉，瘦長身材，是個狡猾的人。廿八的阿福，肥頭大耳，是個沒主見的人，專聽他們兩人唆使擺佈。最小的

一個叫阿海，年僅十六歲，早熟，身子細細長長。他生得白淨，眉目清秀，像個文弱書生，喜愛讀書，斜躺在那裏翻讀着殘舊不全的野史之類的書籍。

阿勝拉着二胡，口裏哼着唱着。阿雄沒好氣，向他吼叫：

『還不够煩死人嗎？還拉！哭喪似的，死了人嗎？』

阿勝停住手，陪上笑臉：『好，不拉，不唱……』

船艙的最角落，也沒有和男客分隔開，有三個女客。身型高大些的，年約十八歲的阿彩，身段極好，容顏秀美，梳起的髮髻上橫插着長長的銀簪。她照顧着病重的阿香。阿香瘦瘦小小，年僅十三歲，如今病得臉黃青瘦，奄奄一息。另一個十五歲的阿蓮，已發育完好，有幾分姿色。她半躺着，向阿彩問道：

『彩姐，幾時才能捱到呀？走了多少天？』

『三十多天了。誰知道還要走多久？有人說，要走九十多天呢。』

『九十多天？捱得這麼辛苦，死了算啦！』

『別說死！我擔心的是阿香……』阿彩替阿香拭去額上的汗珠。

『是呀，阿香才十三歲，她阿爸阿媽也真忍心……彩姐，我們都是可憐的苦命人。要不是家窮，我才不會被賣去金山做女奴。我原來和他訂了親，隔裏村的人；人老實，心地也好。他不知道我走。他會恨死我的。彩姐，以後的日子怎麼

過？」說着，阿蓮的眼裏滾動起淚花。長嘆幾聲。『不如死了算了……』

『又說死。』阿彩啐道：『告訴你，別說死！』她說着低垂下頭，咬着牙。

阿彩這個珠江三角洲水鄉長大的姑娘，自小個性倔強。從她冰冷的熠熠發亮的眼睛裏，看得出內心底處却燃燒着一種不安靜的烈火；她恨這個世界，她好恨啊！

她原本有着十分幸福的童年，世代書香之家。曾祖父、祖父都當過縣裏的文官。祖父把她這小孫女視為掌上明珠，親自教她讀書識字。可是好景不長，祖父病逝之後，家道開始破落。父親一生嗜賭，不務正業。他死了，才知道欠下許多賭債。那些來追債的人，窮兇惡極，家業變賣光還不够還債。經歷這段可怕的日子，她忽然長大起來，看清人世間的美丑和冷暖。那夜裏，她在家門外，聽見那些惡人對她母親說道：

『你的債再不還，別怪我們不客氣……把你們母女趕出這家門……說實在，這爛屋也值不了幾個錢。你呀，家裏放着最值錢的東西都不曉得。金山發現金礦，誰不想去那裏碰運氣發大財，你女兒就是變錢的貨色，她到了金山，你還怕窮，你呀，以後有你享福的日子呢！』

阿彩聽見母親斷斷續續的哭泣聲。

她想起母親送別的情景。在那水鄉小河裏的小艇裏，她的母親，搖着櫓。南國初夏的日子，陽光明媚，河道兩岸一排排美人蕉大紅盛開着。那一片蕉林和甘蔗田也浸在燦爛的陽光裏，抹上一層金黃色。可是這珠江三角洲美麗的景色，對這個即將遠離家鄉故土的少女來說，沒有一點可留戀的。這心是冰涼涼的，和這景這陽光相反。她心裏灰暗得很。阿彩用細碎花布的頭巾裹包着頭，端坐在艇裏。她秀麗的臉上木然，雙眼無采。她那三寸金蓮的小腳旁邊放着一個殘舊的藤箱子，一個小布包。母親流着淚對女兒說道：

『阿女呀，不要怪阿媽不疼惜你。你阿爸過世，欠下人家許多錢，不把你賣到金山去，哪能還人家？做阿媽的，有誰不愛自己子女？阿女……阿女呀，你不要怪阿媽，以後你自己一個人在外面，凡事小心……』母親停下木槳，撩起衣衫擦眼淚。

小河水漲得滿滿的，小艇緩緩地在河面上任由漂浮流動。一簇簇的水浮蓮聚集着漂過來，碰撞着艇底，分散開，各自流遠而去。一隻白鸛鶴，突地由水田裏飛起，展翅越過河流，悠悠落在對岸的水草叢中……

阿彩蹙緊雙眉，木納地坐在那裏，沉默着。她沒有滴下一顆眼淚來。

她不怪母親。她是一個很不幸的女人，嫁給這麼一個丈夫，此生沒有快活過

一天。母親從不怨命，逆來順受。她了解母親的難處和無助，母親把她送到大江邊，改坐木船，隨着浩淼的江波急流到香山港口，然後便登上這三枝桅船……這也好，走得遠遠的，飄洋過海到那人人都說可以賺大錢的地方去。金山在哪裏？金山會是怎麼樣的世界？她一無所知。未來的日子誰敢想，就眼下這茫茫大海，這昏暗骯髒的船艙，這些品流複雜的人群，已經够叫人心寒。可是無論如何，不言死；要活，要活下去！帶着恨活下去！

阿香輕輕的呻吟聲使阿彩從回憶中回到昏暗的船艙裏來。她慌忙摟起阿香的身體：

『阿香，你怎麼啦……彩姐在這裏……』

阿香神志不清，瘦小的身子在阿彩懷裏抖動。阿彩緊緊摟住她。『不要怕，彩姐在這裏……』

突然，船艙裏噪聲四起。

『別打！別打！還沒受夠嗎？自己人打自己人！』

『打呀！打呀！最好全部打死掉！反正活得不耐煩了！』

『有人打架呀！有人打架呀！』

阿雄和一個瘦個子的人正在揮拳相向，幾個人圍觀。阿泰在旁鼓動着阿雄：

『雄哥，打死他！』

阿海和阿福拉住阿雄，相勸道：

『算啦！別打。』

對方也有兩個人扯住那瘦個子。

船艙裏的人騷動起來。桅船似乎搖蕩的特別激烈了。

山鷄在籠子裏亂飛，孔雀驚恐地跳動，咯咯地叫。豬鴨也都亂嚷起來……

三個西洋水手聞聲走下船艙，為首的大個子，滿臉鬍鬚，手提長鞭，瞪大綠眼，大聲吆喝道：

『誰打架？再打，我把你們吊起來！』

他一喝，人們靜下來。

瘦個子那伙人慌忙退開去。

阿雄還站在那裏，瞪大牛似的眼睛。

『你！還不滾回自己的位置去！站着做甚麼？』大鬍子西洋水手用鞭子指着
他。

阿雄退到自己位置上，阿泰扯扯他的衣角，阿雄沒好氣地坐下。

噼啪幾聲，長鞭揚幾下，大鬍子水手吼道：

『你們聽着，誰再鬧事，老子把他丟下大海去！』

這三個西洋水手環視一下船艙裏的人，站了一會，走出船艙。

阿雄吐一口水落地：

『這瘦鬼找死，敢和我爭廁所。』

阿泰翻翻白眼，發牢騷：『去金山執金？沒有到金山就先悶死啦！你看這個鬼地方，我們還是人嗎？和那些籠子裏的豬一樣！』

『喂，小聲點……』阿海年幼膽怯，前去勸他們。阿雄沒好氣地拍打一下他的頭。

『你呀！你就是膽小，生人不敢。到了金山怎麼找食？』

『我有阿叔在金山。』阿海回答道。

『是呀，你阿叔照顧你過一世？學學我，天不怕地不怕的，這才是男子漢本色！』阿雄挺挺胸，得意地說道。說着他的眼光落在艙角的女客身上，用手肘碰碰阿泰：

『這兩個都不錯，你選哪一個？』

阿泰嘴角浮上淫笑：『哪一個都可以……好久沒有玩，憋得要出火啦，半夜裏硬得像鐵棍似的。』他後面三句故意提高聲音，讓女人聽見。